台學統

合學統卷七十九

黃巖王棻纂
吳興劉承幹校

詞章之學二十六

僉事洪南沙先生若皐上

大清一統志洪若皐字叔敘臨海人順治乙未進士授戸部主事歴福寧道僉事丁艱後遂杜門不出性嗜學林居三十年手不停披所著有南沙文集臨海志樂府源流等書

浙江通志文苑洪若皐字叔敘臨海人順治乙未進士除戸部主事歴郎中出爲福寧道僉事連丁内外艱遂

不出酷嗜學至耄手不停披林居三十載日以鉛槧爲事凡生平未見之經濟一寓於著述讀者咸知爲有用之文其板行者南沙文集文選越裁臨海縣志論定未梓者有明文瓊液樂府源流詩韻四聲彙譜等書本府志

台州府志洪若臯字叔斂號虞鄰別號南沙幼負文名總角補諸生篤學希古以遠大自期戊子領鄉薦乙未成進士謁選除戶部貴州司主事奉　命督理通昌草廠兼居庸關稅務草廠備給芟芻豆料半係天津河間諸郡辦解豪蠹多緣爲姦廉知折色弊久抵任即痛除之躬自收支姦無所容適奉　旨言事直疏請河西務鈔徑發部臣自買蘇里民派解之困迄今著爲令督關

革陋規止發部頒印簿令商人親塡銖黍悉輸　天府
差撥遷江南司員外郞復奉江南西新鈔關之　命正
課外毫無染指至溢額九千餘兩舊例兼轄江南倉儲
惟廉正自持除折乾鐲雜費懲刁弁軍儲以充堂長奇
其才將留內轉以親老辭請外補由本部湖廣司郞中
出爲福建福寧道僉事隨攝糧儲道篆靖藩方恣睢更
値歲饑徵收多闕而索餉無虛日若皋從容綜理俾兵
不譁而民無擾藩項悉治會閩臬缺員旋署理司事時
鼎革之餘爰書多未定前官皆因循俟代去案牘山積
若皋力疾清勘之圜扉爲空且海禁尙嚴豪猾動相牽
引乃爲重誣告罪多所平反全活者無算康熙丁未聞

外艱歸年甫踰強仕宦橐蕭然連丁內艱服闋有強之起者笑而謝曰余十載宦途祇為祿養計耳竟高臥不出事親生事葬祭盡情中禮家居構宗祠輯家乘定祀典立社會凡所修舉皆可為後世法性剛方不妄言笑自奉甚約躬節儉為鄉黨率於郡邑長吏蹤跡甚疏至事關梓里直言不遺餘力甲寅兵燹後饑饉洊臻六邑逋賦積二十餘萬鞭扑莫補若皋力懇李總制之芳題請蠲免復罄已貲賑恤鄉人至今德之尤酷嗜學至耄手不停披林居三十載或寄棲吳越或鍵戶郡莊日以鉛槧為事凡生平未竟之經濟一寓于著述讀者咸知為有用之文其鏤板行世者為南沙文集文選越裁

臨海縣志而論定未梓者有左傳正業明文瓊液　本朝詩文彙選樂府源流詩韻四聲彙譜等書藏於家年七十有三祀鄉賢子五人熙績熙載熙揆熙釆熙祚多能以政事文學名于時

雜紀

三台詩錄虞鄉歷官草廠稅務鈔關雖處羶地能潔清自守署福建臬司於冤獄多所平反居鄉有厚德至今後嗣稱盛焉

東壁園隨筆南沙文集七　天下事須人做最忌見成享受居是官必盡是職勞苦細膩謙虛穼耐四者闕一不可予在戶部時堂上無書辦止有堂官號吏及檔子房主事

管寫本謂之大相公各司書辦即堂上之書辦多至數十人掌稿者說堂謂之上堂書辦堂上滿尚書居左左右侍郎旁坐俱席地不設公案漢尚書居右左右侍郎旁坐設三公案各司滿漢郎中員外主事各別居朝夕不相見滿無主事筆帖式即主事也謂之相公漢官惟郎中管事凡科抄到部堂上發司漢郎中標到日書辦即持以去郎中曾未寓目也書辦先具漢稿送郎中看行郎中標日放行不敢更一字書辦即謄說帖送郎中畫押隨上堂說漢堂尚書侍郎放行訖書辦即將說帖交筆帖式筆帖式向滿郎中員外議定改具清字滿稿說滿堂滿堂不允復改允後即將清字稿付檔子房寫

嘉業堂刊

本書辦復從筆帖式處番出漢字依滿洲稿復寫說帖
向漢郎中畫押漢堂放行存案此舊例也凡此皆漢郎
中不肯實心任事之故予初覩湖廣司郎中事書辦具
稿予看其文理不順略改數字書辦即作色隨謄說帖
仍用原字不用予改字次日具稿予索其科抄指稱在
滿洲處予覷破其心借滿洲以自便其私耳因此凡堂
上發下科抄予悉細閱過方發與書辦嗣具稿予徑行
塗抹或竟自起稿書辦以滿洲不允為言予曰滿洲不
允予另有說書辦無計次日約衆書齊具稿簿環立而
俟難予猝時不能悉改予概行删竄稍有言者厲聲色
訶斥之各垂頭而去予思此輩必於滿洲處離間予即

會滿郎中關公音布員外色公里德言曰滿漢俱　朝
廷命官朝夕不見一面事何由辦嗣後當時相會毋徒
俾書辦傳言也關公深然之筆帖式葛相公謂予曰聞
近日說堂稿皆君所自爲乎予曰然葛曰予固知非書
辦所能爲也又曰滿漢具稿參差良由我輩不面議故
耳自今以後凡君所自爲稿且勿令遽謄即將稿簿擲
予看同議定然後說漢堂則滿漢畫一不參差矣予深
悅其言即書辦亦喜甚便一日堂上杜公純一暨左右
侍相聚而言曰本部十四司滿洲俱改漢官稿獨湖廣
司不改何也隨喚書辦詢之具道所以然即令取稿簿
閱之三堂翁歎賞不已此不獨內部然也予在閩中署

臬司事時靖南王在閩八府一州要地關津悉藩下人霸佔生理任意恣睢魚肉百姓或借逃人或捏人命或因債息片紙啟藩王即發理事官審訊理事官有三員每日移行司道府廳州縣提解人犯絡繹不絕然事無大小例會按察司同審歷任自負　朝外臺不屑奔走藩下概辭不往而招稿仍日日移會畫押凡此自爲一身安逸尊榮計並不念百姓之休戚也予則不然以爲彼例會按察司同審尚知有　朝廷一法官也我辭不去招稿仍同畫押適所以遂其欲耳每日黎明先赴藩下會審同後辦本衙門事審時務按告詞訴詞緣由屈直既分大抵誣罔者什居其九三理事官索予同回覆

藩王子曰此何難卽同彼囘覆旣而藩下人坐誣旣多三理事官不敢囘推予自行囘覆殊不知天下惟理可以服人予囘覆侃侃直言是非畢露無不允從由是諸誣告鞭者鞭墩者墩反坐者反坐悉出諸冤犯於囚不數月其事漸稀卽前有告詞亦自行沈擱再數月竟無事可審以是知我輩讀聖賢書受　朝廷爵祿務以拯救斯民爲念隨地而施因時以濟一切逸志粗心矜情躁氣毫不可使使則敗事言忠信行篤敬無遠不屆夫子豈欺我哉予書此見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爲居官任事者稍增一識焉

棻按臬司會審藩下一事其平反冤獄多矣宜其後

嗣之蕃衍也

遺書

左傳正業 未見

詩韻四聲彙譜 未見

臨海縣志十五卷首卷一卷 存

文選越裁十六卷 存

樂府源流彙書二十卷 未見

明文瓊液 未見

本朝詩文彙選 未見

南沙文集八卷附卷二卷 存

左傳正業序 南沙文集四

子輿氏有言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今學者讀孔子書童焉習之長而講說之從而效法焉倣其旨歸肖其口吻名爲制藝而不知聖人之世顧繩繩焉循聲和響是猶行者拍人肩步亦步趨亦趨東西朔南惟其所指曲直高下了不在心可徒曰學爲聖人言者乎故欲知聖人之世莫如春秋春秋始自平王四十九年又一百七十一年而生孔子又六十九年而獲麟是孔子處定哀之時上遡昭襄以及桓隱遠追文武成康之舊其感也有因其慨也有由以是而繹其立言之本尋其措意之安於孔子之書思過半矣然春秋其綱也左傳其目也知春秋之世須知春秋之世之

人經止列其名而人之本末終始悉備於傳如論語中
仲孫何忌孟孫羸哀公蔣季孫肥王孫賈定公宋管夷
吾孔圉公孫僑晏嬰臧孫辰鬭穀於菟崔武子齊君光
陳須無季孫行父甯俞孟之側太叔子魚公子朝沈諸
梁向魋昭公稠仲孫捷太宰子餘出公輒南楚裨諶游
吉公孫揮鬭宜申臧孫紇公孫枝當作拔晉重耳齊小白
子糾衛侯元陳成子齊侯王蘧瑗子服何史鰌展禽齊
侯杵臼陽虎季孫斯孟孺子速叔孫州仇公山不狃及
孔門之南宮縚端木賜高柴子羔季路樊須冉求琴張
輩難以悉數皆制藝之所必及其事蹟無不畢載是杜
元凱所謂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者此也況左

氏爲藝林權輿其紀事精詳文簡而完則開二十一史家之宗其旨趣俊逸筆峭而奇則開百家諸子之宗其夢卜恠異意幽而顯則開洪範五行家之宗其博綜典核氣暢而宏則開唐宋八大家之宗故其文章直接尼山而語句雖千百世如新出諸口余少酷嗜此書每恨坊選古文標砌傳題一二首令讀者憂盡用是繙閱全經據經附傳依十二公紀年編次不忍少有遺失其有傳無經者則注經闕以別之復採百家論注句析篇評分爲六卷名曰左傳正業凡以舉業家舍此無所取正焉不幸丙申羅叛將之變竟付灰燼於今二十有餘年矣今年値二豎爲祟養病山中思此書不可復得重加

蒐輯鈔訂成集以課兒曹復恐湮沒而不傳也爰付之梓以公之世俾天下讀孔子之書識所以論孔子之世云康熙丙寅三月序

詩韻四聲彙譜序　南沙文集四

夫聲音之道難言矣聲者心之所出也單出爲聲聲成文爲音音相諧爲韻記曰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樂也者聲音之始也本乎天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其合天五與地十合而生土其聲爲宮地四與天九合而生金其聲爲商天三與地八合而生木其聲爲角地二與天七合而生火其聲爲徵天一與地六合而生水其聲爲羽聖人察乎天地之原達乎八風之變

定爲十二律黃鍾者陽氣之動其數三十有九九九遞長四十八而大呂五十七而太蔟六十六而夾鍾七十五而姑洗八十四而仲呂蕤賓者陽氣之極其數九十九九遞消八十一而林鍾七十二而夷則六十三而南呂五十四而無射四十五而應鍾凡以調陰陽之氣而使之和也氣和則聲和聲和則音和施之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以宣之無不諧焉命之工歌以和之無不協焉夫所謂工歌者詩也其在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則詩卽樂章也古未有作詩而不歌者也周官太師掌六律六呂文以五聲播以八音教六詩以六德爲之本六律爲之用則詩原與樂爲一也故國風雅

頌上自王公士大夫下至閭閻婦人小子之所作夫子删之皆可被之管弦漢武帝定郊祀立樂府是時去三代未遠凡趙代秦楚諸謳謡悉有雅頌之遺風嗣後浸失其傳樂與詩分爲二凡詩或被于樂或不被于樂悉可言詩制作漸繁聲律錯出倒押强趁轆轤葫蘆之弊生而元音淼不可問于是梁沈約以平上去入制爲四聲韻譜而韻學遂紛然如聚訟焉蓋字無窮聲亦無窮以無窮之聲合無窮之字雖使蒼頡審畫后夔切音未見其勝任而愉快邵康節以物理無窮聲音亦無窮惟無窮可以配無窮故以聲音起數御天下古今動植之變聲屬天之日月星辰自甲以至于庚多良千刀妻宮

心之類是也音屬地之水火土石自寅以至于丑古黑安夫卜東乃走思之類是也其法有與韻不同者依皇極自然之數非下學所得尋常測也惟沙門神珙等韻以內外八攝總其聲三十六母總其音與邵子之法微有不同然抉天地未發之奧祕盡古今無限之變化而聲音之道遂該括而無遺矣但休文一書唐以詩賦取士改爲禮部韻略頒之學宮按此宋制唐時未有天下羣奉焉不啻如金科玉條雖以沈宋王孟李杜韓柳之才不能一出其範圍後人或有識其非者如武夷吳棫稽易詩書而下凡五十家以爲韻譜朱文公嘗據其說以叶三百篇之詩而後世終莫之尊明太祖諭儒臣曰韻學起于

江左殊失正音有獨用當併爲通用者有一韻當析爲二韻者于是命宋濂樂韶鳳等校定爲洪武正韻然其書終擇焉不精嗣有孫吾與爲續編詔賜名韻會而天下亦莫之信從大抵法遵時王書尊古哲猶補樂無當于亡經補詩無當于缺篇云爾今天下言詩家雖五尺童子咸知四聲制韻不可以絲毫違背者幾與五經四書等然其譜一聲總爲一韻不置低昂則牙舌脣齒喉半舌半齒之羣聲無所于分四聲各爲一聲不相攝合則角徵羽商宮半徵半商之全音無所于辨善乎宋景濂之言曰江左制韻之初止知縱有四聲不知衡有七音故經緯不交而失立韻之原余謂不止七音七音之

中復有七音如等韻所謂見溪羣疑屬牙收端透定泥舌頭浮知徹澄孃舌上是幫滂並明重脣求非敷奉微輕脣取精清從心邪齒頭照穿牀審禪正齒曉匣影喻在咽喉更有來日齒兼舌雙關各半是其儔是也余故不揣淺陋閒嘗取上下平之三十韻每韻經以五行木火水金土先後次第之大綱緯以三十六母開發收閉輕重清濁之節目如東韻必從公始冬韻必從弓始之類源流既分五音自別一東宮聲也而有宮中之羽二冬羽聲也而有羽中之宮推之三十韻無不皆然則獨用可併爲通用一韻可析爲二韻者不辨而自明矣復取上下平之聲貫以上去入之聲如公䫆貢穀弓拱供

刹之類三聲隨一聲平聲正而上去入皆正所謂江左吳音中原正韻者不攻而破不擊而平也若此者于休文原韻既不敢少有隻字增減而隨韻排聲隨聲彙韻異同離合指掌列眉有心韻學者用其同而辨其异尋其合而悟其離相與推本正聲元音以講求大樂之和或庶幾有萬一之裨也要之聲音之學微妙難窮非予可以膚測尚俟知音君子鍼砭而正其謬焉至于一字之下偏旁必詳點畫必究註之說文釋名考以經史典故俾字類字說字訓字苑諸書悉備其中而元人陰氏韻府羣玉解大紳所謂猥鄙蝇集者併可置之不問矣余自丁未歸林下潛心探究于斯者歷有年所茲自甲

寅至丙辰避地山陰錢塘之閒時多暇日遂集其書命曰梁沈約詩韻四聲彙譜其詳仍條例于卷首茲不復贅云

臨海縣志序　南沙文集四

志者鄉評之書也人之善惡最難欺莫如鄉人之好惡最眞亦莫如鄉東漢取士先重鄉評士郎勳伐赫濯朱紫輝煌而鄉里不齒雖榮必辱故其時人皆重行誼輕功名兢兢自愛於以持漢室四百年已頹之世道人心關係匪淺三國兩晉皆行之自宋劉裕廢鄉評故五季人物卑下不復知有廉耻後人寓其法於志書使人有所激勸懲創於善惡之中則古鄉評之法千百世猶存

也然則志專紀人物乎曰人傑地靈匪是則無輿地智
前民用匪是則無建置齊脅魏儉食貨之盈縮因之周
貴秦賤選舉之輕重因之秩官金之受鑄於冶也藝文
枝之肖形於榦也皆視乎其人也人重故許重許重故
志重爲鳳爲梟爲蘭爲蕭爲周鼎爲康瓠林宗尺表子
將權衡莫不於志乎是寄然則志奈何隱惡而揚善曰
隱其惡而惡者媿揚其善而惡者愈媿揚善奈何曰舉
不勝舉舉其大者吾邑海嶽精液孕毓人文孝子係踵
烈女連閭五尺之童爭言名節三國屈光公首闡忠義
之風棄三公如敝屣張丞相悌當顛沛流離之際不肯
貪生易節負名賢知顧綱目特書而予之宋陳徵猷公

初釋褐教授平江紹不與邑變人朱勔交勔兄死禁諸生弗往弔爲右司諫辨王安石學術之謬壞公卿士大夫心術無復氣節忠義以維持天下國家高宗爲之動容陳獻肅不赴倖臣張說之讌宋景濂比之於唐宋璟卻王毛仲故事其闢湯思退之姦以爲宰相寧用樸實緩急猶可倚賴天下服爲知言明陳恭愍初爲御史值羅倫請李賢終制謫官公疏稱倫所言皆天理良心不容泯沒又劾錢溥馬昂屈身王振及督學中州倖閹汪直被命巡郡國都御史以下皆拜公獨長揖直怒曰提學大於都御史邪公曰提學宗主斯文雖死不可屈節直謝曰先生旣無公事相關以後不勞見顧公徐步而

出是落落數公名昭史冊按以上所舉僅五人既嫌掛漏又非序體其餘理
學涵潤紫陽魯齋之澤功業顯著廊廟藩牧之間類皆
嚴氣正性秉直不同其視囁嚅齷齪之流棄之不啻涕
唾故曰善不勝揚揚其大善者而善不善槩可見矣志
之所重如此志重則脩志自不容輕昔人云有其才而
無其識不修有其識而心術不正不修臨舊志經金一
所余約中兩先生之手兩先生理學忠義挺自性生其
序人物也先孝友忠義而後宦蹟用意深而垂教遠應
容菴稱其立義之嚴雖勳名震世而必要諸大節蔡霞
山稱其善善惡惡之嚴使人翻然感發興起卽狂悖弗
率者亦自沮喪不暇是先輩重視志書藉爲厲世磨鈍

之資非假此爲飾名媚俗之具也予需次餘閒適逢
聖天子右文之盛才識不逮古人心術頗堪自信不揣
固陋採輯遺聞續先賢之舊章補一百四十餘年之殘
闕隻詞必祛其僞片善務錄其眞不顧指於桓譙國不
瓦全於裴子野要以厚風俗勵人心勸善懲惡無悖乎
古重鄉評之誼云爾爲卷凡十有五始於癸丑終於癸
亥自摛鉛以至脫梓且經十載其遲難不敢苟且之意
期自遠於傲然無忌憚之心非僅示愼重也序所不及
備載之例康熙二十二年仲冬　賜進士出身奉政大
夫福建按察使司僉事服闋候補邑人淇若臯撰
臨海縣志序　台海道鄭端司直撰

史氏流別厥名有十其五曰郡書九曰地理郎今郡邑之志也地理者如盛宏荆州記常璩華陽國志辛氏三秦羅含湘中皆載一郡一邑之地理至郡書則周稱之陳留耆舊周裴之汝南先賢陳壽之益郡耆舊虞預之會稽典錄槩以人物爲重凡以人物者氣運之盛衰人心之邪正風俗之澆漓胥於是乎寄非淺鮮也臨邑少陽分區牽牛列宿金鼇玉峴靈江石湖之所孕毓人文挺生立朝標謇諤之風分符著旬宣之績文章理學闢聖域而抉賢關郎一行之士潔身清操志懷霜雪孝子列女百行敦原一醮守節幾幾乎陳留汝南益郡會稽諸耆舊遺風獨志書自明嘉靖己亥經今一百四十餘

年闕焉未修鄉達洪虞鄰先生讀禮家居銳意修舉適逢　今上右文有纂修通志之行旣因兵變止而復興始癸丑終癸亥時經十載先生服闋例應補官迺優游林下著書滿屋殫心邑乘窮搜博採其間沿革疆域廣輪形勢星野山川戸口田賦河渠之要略與夫風俗人物官師選舉災祲兵變之錯陳如掌螺如眉列簡而必該富而不繁暨藝文奏疏序記詩賦之類皆前志所未有無逸不收無幽不闡自非才具三長曷克臻此至讀其序述論贊無論輿地建置等之各有分門要皆以人物爲主於美刺貞淫之故不啻三致意焉先生爲人簡直剛方故其立意發言務在表章先正以挽氣運正人

心敦風俗爲兢兢是卽古賢郡書之用心非復地理諸志記所得而擬也予因之有所感矣志書或數十年百年而一修類皆襲舊綴新輒易舊志而爲新志俾先輩之苦心精意不傳夫班孟堅易史記八書而爲十志天漢以前皆史記之文天漢以後則孟堅之所自著然史記自史記漢書自漢書未聞廢史記而獨留漢書也先生此書潛精積思發凡不資故牒表正獨出新裁鎔摹經史自成一家言後之有志修舉者宜自續成一書俾先生此志永垂千古則予之願也先生寓武林久刻成此書予以公務至省讀而悅之因先生之請遂爲序焉

時康熙二十二年癸亥仲冬　賜進士奉政大夫浙江

等處提刑按察使司分巡台海道僉事鄭瑞撰

梁昭明文選越裁序　南沙文集四

自史皇氏受靈龜之瑞始創文字羣言輩出墳典邱索之書左史倚相之所讀也虞夏商周之文延陵季子之所考也載籍極博古未聞有删之者而删詩書自吾夫子始若乃曹曾石倉茂先書乘平子祕府王氏青箱匪特亡書識三篋之文落簡辨兩行之字以至下帷司籍映雪忘漂編蒲緝柳之倫博紀嗜古者代不可勝紀亦未聞有集古文而爲選者而文選自梁昭明太子始蓋文選一書昭明當日合劉庾徐江孔惠王鮑輩共成斯集耳目既廣蒐輯最詳上自周秦兩漢下至三國六朝

按陳在後尙止五湖經祀逾千歷卷盈萬緗閱多而取精遠規模大而標舉奇代無遠邇人以文分文無後先辭以類聚詔冊令教表奏記牋騷賦詩歌策論贊頌箴辭引序符檄誓書碑碣箴銘弔誄誌狀有美必收無體不備傾羣言之瀝液漱百氏之芳潤誠文章之師資藝林之淵藪也獵藍田者獲琳琅之寶採童山者乏楩杞之材是以唐人饜食之而詞壯宋人兒戲之而文弱理固然耳但二京三都踵事增華羽獵長楊變本加厲景福靈光棱題恐形虎豹笙簫琴笛桐竹須應禽魚鸚鵡鴝鵒情符戢羽洛神巫女志等行雲七啟七命何殊吳客解嘲荅難復有班賓效顰雲附學步雷同一卷之中影從響應

一篇之內巇疊波屬兼音既厭于注目累句更苦于聱牙白璧不能無瑕黃純何必斷類予也探幽索隱服習有年略稱集英志焉未遠今歲羅闕寇之變避地滬城家園邸墟室廬傾蕩倚仲宣之樓醮虞卿之硯賃坊林之古木考殿最于寒檠句櫛字比相盡形窮篇什素上成童之口不妨驅除詞章悉落老生之談竟爲芟倂篇有意同而名異則錄其一而棄其餘文有理短而詞長則節其繁而存其要義深雖艱澀餖飣而亦取情背卽雕章繪采而必遺務期璞開玉露沙汰金呈脈絡融通首尾條貫庶使讀者有挹河取燧之樂無望洋坐霧之憂非敢曰唐突古人也聊以行吾夫子之志云爾至於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詩昭明原華實兼收體格不一謂選體專尚俳麗非知昭明者也昔人云讀文選詩分三節東京以上主情建安以下主意三謝以下主辭非無據也茲則務在刪繁不嫌就寡若樂府郊廟燕射之什各有統屬僅錄延年登歌二篇固屬殘缺至鼓吹相和清商雜曲自漢迄梁佳製名篇纍難勝紀選中寥寥數首更屬簡陋茲則槩爲淘汰雖孟德明遠亦所不免凡不敢貪其一斑漏其全錦耳且余另有樂府源流彙編茲又在可略其註始則有唐六臣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爲之詮釋近經吳門張伯起加以刪定然繆雜雖鋤訛舛未訂平子東京之賦金虎錯認戰國之兵孔璋江南之檄

齋斧指為齊民之鉞靈均九歌思君思公子以君為湘君以公子為夫人相如長門朝往而暮來以我為武帝以人為陳后其餘背謬支離諸如此類者不可殫述茲較之情理考以典故並為釐正不遺錙隙雖窮搜研究不無苦心而指迷抉奧尤資明目其篇次悉遵昭明原編不敢執先騷後賦之說少有更置書成彙為十有一卷命之曰梁昭明文選越裁志始也裁者何志刪也越者何志地也亦志僭也

按四庫全書總目云是編取昭明文選重為刪定復捃拾諸家之註略為詮解其圈點評語則全如時文之式其謂之越裁者自序謂時避居越城志地亦志

僭也按昭明舊本唐人奉爲蓍龜以杜甫詩材凌跨百代猶有熟精文選理之句餘子可以知矣若臯橫加翦薙可謂不自揣量卽以開卷一篇而論班固兩都賦文本相承乃刪去東都一篇遂使語無歸宿全乖本意是於作賦之故且茫然未考矣

樂府源流彙書序　南沙文集四

今夫樂非詩不作詩者樂章也雖伏羲扶來神農下謀黃帝咸池少皞大淵顓頊六莖帝嚳五英帝堯大章當時莫不有詩而世遠言湮故言樂者必自有虞之簫韶始九歌典之后夔以詩言志以歌永言五聲依乎永六律和乎聲此樂府之權輿也迄夏商卽大夏大濩之不

同而樂必有詩則一也周興命太史氏採四方男女之歌謠及賢士大夫之褒諷其體有三曰風曰雅曰頌掌之司樂命工師以時肄習之咸可被之管弦左傳吳季子札來聘請觀周樂魯人爲之徧歌二南以下殷武以上是也然其時未經聖人手削祈招河水時形詠歌湛露彤弓未識上下聖人憂之自衛反魯問於太師氏取而訂焉得詩而得聲者凡三百篇冠二南於十三國之上齊治有序也二雅用之朝三頌用之廟幽明不相襲也其有聲無詞者南陔白華華黍崇邱由庚由儀六笙之音所以叶歌也得詩而不得聲者咸黜之謂之逸詩是聖人之於樂審詩以審聲審聲以審義聲與義闕一

不可爲者也孔子既没世變陵夷干戈靡爛於金虎禮樂灰燼於祖龍房中之樂三百篇之始也秦更名爲壽人漢高祖好楚聲乃以唐山夫人爲之十七章多侑饗神靈之詞後人遂以爲房中祠樂再傳復易而爲安世義既亡失名亦誕而不經獨武帝雄才大略定郊祀之禮爰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作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其時去古未遠一詞自爲一義一義自爲一聲三代以下得三百篇之遺意者其惟樂府乎但當日樂府既有新聲三百篇則僅肄之學宮齊魯韓毛四家並起學士家止習其義理不復辨其音調瞽史之

徒得其聲者惟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而已不旋踵
而并失之是樂府立而三百篇之聲自此亡矣至哀帝
罷樂府伶工散佚沿及漢末樂府古詞什亡二三曹操
平劉表得漢雅樂郎杜夔習其正聲故魏之樂奏皆曹
氏父子自爲之然用古題而不復用古義如薤露挽詞
也曹操則曰惟漢二十世箜篌哀詞也曹植則曰置酒
高殿上猛虎戒少年也曹丕則曰與君結新歡曹叡則
曰梧桐生空井以至出門行不言離別將進酒乃詠烈
女贈利涉則述公無渡河慶載誕則引烏生八九子諸
如此類不可殫述擬之者詞與題相背效之者詞復與
擬者之詞相背或即用其詞以代題如陌上桑而曰日

出東南隅相逢行而曰中婦織流黃飲馬長城窟而曰泛舟橫大江之類是也是樂府之義亡自曹氏浸淫及於六朝波流同逐風影其趨人爲一篇家爲一什登於工歌與不登於工歌咸謂之樂府義既無所考聲亦無所據至唐元微之白樂天輩以爲沿襲古題唱和重複不如即事名篇無有倚傍於是相與自賦樂府新題是樂府至唐義亡聲亡而併題亦亡至今經一千八百餘載篇章繁雜如穆王之軍猿鶴沙蟲不可得而辨也詞義乖舛如中叔之語麥麴芎藭不可得而解也而擬樂府家顧動稱聲韻是猶撩大海之針而刻雲孫之錦執土鼓之枹而扣鈞天之響也其可得乎余憪然不自量

竊以爲三百篇之亡也聲亡而義猶存義存而千百世下有知音者猶可因義而求其聲樂府之亡也聲亡而義并亡義亡不可使古題并亡因古題而求其義則其義猶可得而存也閒嘗取宋鄭樵所輯樂府原題元郭茂倩樂府詩輯一百卷明馮惟訥詩紀一百五十六卷博覽研蒐五歷寒暑得古題九百詩五千七百八十首爲之考本遡原區羣辨類分爲七部一曰房中部按楚聲漢房中樂也唐書樂志云平調清調瑟調總謂之相和曲皆周房中之遺聲茲則以安世房中十七章相和六十九曲屬焉以合三百篇之風二曰燕享部按清樂者九代之遺聲宋武帝平關中收其聲伎歸之江左後

北魏相繼南伐得所傳舊聲於太常置清商署凡殿廷燕享則兼奏之至於隋唐不廢茲則以清商八十四曲屬焉三曰軍中部按漢明帝定樂品四曰短簫鐃歌軍中用之卽凱歌也又黃門鼓吹鼓角橫吹與短簫鐃歌通名鼓吹皆軍中樂茲則以鼓吹四十七曲屬焉以合三百篇之雅四曰祭祀部按武帝十九章以正月上辛用祀甘泉圜丘東都五詩首篇明堂祀光武以配上帝茲則以郊祀歌十九章東都五詩及八代之歌共四十八曲屬焉以合三百篇之頌五曰琴部按古者絲竹有譜無辭琴之有辭自梁始茲則以琴操五十九曲屬焉六曰舞部按古者歌舞亦有譜無辭舞之有辭自晉

始茲則以鐸舞鞞舞拂舞及白紵歌二十三曲屬焉以
合三百篇六笙之詩七曰遺聲部按雜曲二十五門郭
茂倩左克明謂之雜曲鄭樵則謂之遺聲茲則以古詞
征戍遊俠行樂佳麗別離怨思歌舞絲竹觴酌宮苑都
邑道路時景人生人物神仙梵竺蕃胡山水草木車馬
魚龍鳥獸雜體凡四百一十九曲屬焉以合三百篇逸
詩之數其編次每題以古詞爲綱魏晉宋齊梁陳隋唐
擬詞附焉復爲之句析字辨使古題之義旣明則擬者
或與古題相背或與古詞相背均判然矣彙集之下寄
以品隲無論古詞今詞選者大書詳加評註餘則備考
隻字片詞勿俾遺漏集成凡二十有一卷命之曰樂府

源流彙書使讀者開卷瞭然遡其源窮其流題有統系
義無旁支千百世下有知音者亦并得因題而求其義
因義而求其聲則樂府不幾與三百篇並垂千古哉或
者曰昔河汾取漢魏宗廟之音及曹劉以下之所詠撰
刪而叙之以繼三百篇之後謂之續經人以爲僭今子
得毋蹈此乎予曰河汾刪詩以續經經可續乎不謂之
僭不可也予集詩以合經經自經樂府自樂府不相僭
也庸何傷或又曰風有十五國今房中以當風可乎予
曰房中之樂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此合十五國而
爲言也今十七章以當二南相和六十九曲以當十三
國不亦可乎然則燕享軍中合以當雅何也曰燕享則

鹿鳴皇華行葦鳧鷖之類軍中則采薇出車江漢常武之類錯而綜之可也至於祭祀以當三頌漢以下八代之音備也琴舞以當六笙古者用譜不用詞之義也遺聲四百一十九曲以當逸詩引而伸之不啻三千也勢有自然義無勉强謂予不信請以質之天下後世之有志樂府者

國朝詩文彙選序

天地精英之氣散於世運根於人心融結而爲文章古聖往矣六經與日月並垂孔孟道弗施於時讀其書以治天下萬世皆文章之用也自是詩文之類千變萬化習浮忘脩規青倍藍其中工拙之數盛衰之故咸氣爲

之域作者雖得失自知終不能稍更而轉移默奪之功所藉乎在上操之以權在下持之以識漢承秦火之後購遺籍於灰燼制科首擢賈董大儒公孫宏白衣三公封侯挾策詣闕者或待訪金馬或講論石渠沿及中興建武稽古之榮明章臨雝之盛終漢世文章與三代同風曹氏父子橫槊賦詩頓八紘以掩羣髦攀龍附鳳自致於屬車者數以百計故建安制作上配西京唐太宗百戰之餘賦同沛宛體效子山神龍以還御苑姪紅霧之詞綵樓飛夜珠之章降而寒食東風殿閣微涼往往欣動天子士生其閒旗亭畫壁柳宿題箋悅豫之情生而和平之音作權之用也韓文公挽八代之頹波推尊

子輿氏比隆文命六朝詩家不乏少陵服膺庾鮑太白亟稱元暉歐陽永叔遇昌黎於殘編敗簏之中而感應在幽潛之際蘇子瞻遠處海外寤寐淵明古人心印神契不在形迹之表故能使文章一脈長留天地之間識之用也明初金華涵今茹古蔚然詞宗北地信陽風雅正派古文未優（按北地信陽正嘉時人非明初）至青田寧海景文季迪外代有作者然功令束於八股士君子類宦成之後出其餘力以肆志於詩文強弩之末欲其釋楗鑿而應之心手之間也難矣不然王唐瞿歸詎遂不能升儲孟之堂入蘇曾之閫哉故徐渭謝榛盧柟之倫咸自拔於科名之外而楊用修博學投荒專心致志不患無成此在

上之權之難也迨嘉靖間王李出而文章之運厄矣歷下祖禰空同克肖者七言律耳輒詆三唐斥李杜所爲古文盲腐褋糅神理蕭索妄謂漢以下無文將誰欺乎琅邪羽翼鼓吹天下循聲附響百年之內壇坫選本俎豆卮言劉子威疊奇累僻之法行而文滅胡元瑞律範詩藪之說盛而詩亡公安偏師左次竟陵起而陷陣摧鋒藩籬既撤隄防隨潰一知半解掠影游光學士靡所折衷壁壘雄峙其血元黃餘分閏位遍滿天壤貢詞則鄰於鬼說理則墮於禪文妖詩魔並興而國運隨之此在下之識之難也我國家鼎阼方新人文當草昧之際淪精晦跡朝乏鳴鳥之篇野多哀鴻之什世祖章

皇帝首宏文教側席求賢訪隱逸於山林賁邱園之束帛老成遺獻悉羅闕下致身青雲且歲舉制科額賡前代重進士之階愼翰林之選金殿傳臚親披策對瀛臺引見妙簡庶常一時左右侍從盡黼黻山龍之才孝廉明經歲拔國庠之中月選主爵之庭中外顯秩濟濟有人作人之盛漢唐以來所未有也　今上重明繼照五星同晷道接羲皇學尊洙泗光華被於九州聲教訖於四海苗民阻干羽之化文德有類禡之詞迨欃槍釋氛投戈講藝慕古鴻章鉅製修𬨎輪之典廣徵博學宏詞悉列之金門玉堂之中侍書講幄簪筆史館六合時雍

皇情暇豫昇平鎬宴復旦虞賡倡黃竹之音效柏梁

之體復宏開纘局博求遺書凡陳農所未收束晳所未詳者莫不登諸　天府倣古時巡之典東幸　魯廟恭祀太牢龍章煥乎飛甍龜趺麗於闕里四子睿贊檜賦藻思皆宇潤銀河詞翻玉浪錄姬公之後蔭濂溪之裔海內黌宮先賢祠堂古哲書院莫不　賜額表章　御書親灑珪璣鉤婉霧散煙濃懿蹟隆業邁三五而不追非區區七制三祖之爲烈也雲漢昭回化成下土三戶之鄉亦恥面牆免圜之儒咸知尊古海上遺子而入學入旗假館以從師由是上自公輔卿尹下至縫掖韋布今古在心山川在目觸之而成筆爭遇之而成綺縠纂述之華家有梨棗縹袠之富戶有裝潢合浦皆照乘之

珠藍田盡連城之璧處鄧林之下匠石目迷聽闔簬之音師襄耳塞繡虎雕龍咸堪矜於隻字畫脂鏤棘不無享於千金夫風雨蝕明鬱而不開者在上之責也江河日趨流而忘返者在下之責也予自慚不敏敢云天下無人漫稱執耳竊謂吾儕之任貴在持衡閒不揣量自庚子奉榷金陵迄需次林下將近三十載網羅百氏搜採名篇得詩文集五百四十三家而零星詩刻及抄本無算焉窮年累月研訂博覽一詞之長必求其據一義之始必究其歸叩其寂寞於攢眉嘔心之際觀其會通於分肌劈理之間無所謂法也春水空來秋雲獨往是其法焉無所謂體也蛾眉異貌香草同馨是其體焉無

所謂聲也禽鳥時鳴簷鈴夜應是其聲焉無所謂色也風水紋生陰晴虹起是其色焉而總以氣爲主氣貫則法整而不亂氣聚則體健而不弱氣暢則聲亮而不瘖氣充則色榮而不槁凡得詩賦一千五百五十三首古文六百二十二篇分爲上下集顏曰詩文彙選非敢上附於古人之識庶幾免於畛域門戶之分期無負 國家四十餘年造士育材之盛俾天下後世知一代文章尚有漢唐宋明初之遺此予之微志也其敢以僭自諉哉

南沙文集序 本集 施閏章

予昔在京師乙未榜放後競傳臨海洪虞鄰先生制藝

雞林爲之紙貴予先訪先生於旅次辱見報兩不值承示所爲櫪鳴草讀之其文皆穿心出脅不肯在聖賢字句上作解知未易才也及予出視學山左辛丑有湖西之行道金陵遊雨花臺登方正學祠堂愕然驚曰誰從荒煙蔓草中聿新厥廟象者讀其碑則戸部尚書郎洪公所自爲筆也予低徊久之思先生來權西新而實先爲此亟行菹若此豈僅以文章重哉旣予自丁未里居以來日求四方名賢纂述以娛永日友人有挾文選越裁一編示予曰昭明爲此書千二百年矣繁重莫舉昔人所難乃有爲之刪蕪歸雅棄取當而批評闢前此所未發其有功於昭明不淺予視之則又先生所訂書也

因慨二十年結慕之殷而憾不獲一晤今年秋楚黃高尙孚使君官台守晉溫麻副憲約予遊台蕩過臨海先生儼然造焉一見把握殷勤傾蓋之間抒肝瀝膽予亦罄吐生平嗣高使君屬予作保壽寺碑無從稽考顛末台城當屯兵十餘萬軍人類蒐士君子家藏書坼毀編緝以裹甲鎧寇退後閭里無片紙之遺先生所居東壁樓牙籤萬軸積架盈牀皆從變亂中潛運至杭越而復旋歸者予因留宿旬餘晨夕相與繙閱古典講論近今詩文日覩聞所未有既而出所著南沙文集向予言曰吾集昔刻於金陵贈之序者不鮮然皆自爲序文而非序吾文予槩不敢載今藉先生一言務論定吾文之得

失予感其言重以二十年願見之忱一旦得快讀全集因爲之循省再四不勝觀止之歎夫賦難言矣揚子雲稱讀千賦能爲之大都貴其博也然使手腕不靈能不從人間來耶今諸賦綺麗奥衍宏中肆外漢以後所未有也若樂府自魏武以後寖失其初先生方輯源流彙書詳辨聲義爲世指迷茲所載皆其返始要歸非同擬作家捕形掠影者所爲五言古妙旨新聲絡繹來會知其取精於三謝庾鮑者宏多歌行跌宕歸於典雅近體和平深以愷摯咸稱當家吾無間然矣至其古文傳記序畧碑銘諸作摛詞敘事皆援經據史而秀色天然豁人心目與夫黨枯守殘之倫假貌大家讀之令人氣盡

者迴不相侔而論辨之篇更識見精透宏議刻深入古人心髓而爲之言非人所經道者昔歐陽公讀四庫書目歎作之者衆而傳者寡茲集其必傳也無疑且凡文章經濟均屬天才而經濟更不可學而至今覽其條議治略規爲措注具康濟之才正堪出以有爲予亦奉裁需次閒於志似不能恝然先生年方踰强仕輒淹留叢桂有終焉之心其居鄉跡不蹈公庭窮年閉戶著書高使君爲予備言之方屬修台州府志臨海縣志先生復有

國朝詩文彙選之舉其制作殆未有艾也茲特就予所見者言之又烏能測其涯涘哉予因高使君雁湯之約將行矣爰倚輈而綴之康熙丁巳仲秋宛陵年家

眷弟施閏章拜題於赤城之古經堂

按凡例云先生集庚子刻於金陵時先輩陳無盟黃石公暨杜覺菴巢五一朱霜𪱓白仲調康小范繆伊人陳伯璣倪闇公等序文十餘篇丁巳再刻於武林諸序悉不載止載施愚山先生一序愚山嘗向士著宣城易士著觀賓與江寧盛庸紀美同輯凡例二十四則言予在赤城與先生周旋久既而出所著南沙集命予序予因高尚予使君約遊雁宕明發將行連宵秉燭爲之序成不副先生意因後高公兩日行徧閱其全集重爲之序且曰予序八文集多矣若於洪先生眞可信無媿也

又序本集　林雲銘

文爲氣之所至有不可一世之氣而後有不可一世之文蓋以其養之有素卓然自命不爲寵辱是非所搖奪因得殫畢生之力與古爲徒及取於心而應於手一種不可遏抑之氣覺置身於一世之上俯仰千百年閒有不必斤斤於陳迹以故文如其人爲必傳之業非從外得也臨海洪虞鄰先生早歲以魏科歷任吾閩監司曾視臬篆嚴氣正性如岳立不可撼迄今士民猶能傳道之未及中身即超然有南村洛下之志窮年著述爲海內誦法者數十年如一日余向讀先生制藝且稔聞其治化心折日久迨寓武林欣挹光霽雖累歲抱痾以書接之勞爲戒但每與先生促席則窮日而不知倦因得

受先生所著南沙文集而卒業焉余反覆玩味竊見其無體不備無格不創取材極博造語必精古奥幽奇陸離變幻而抽思寄意都不從人間來欲求其一語摹倣爲漢魏唐宋優孟則絕不可得非具有不可一世之氣安能爲此不可一世之文於以布之海內傳之無窮有必然者余性癡拙自好雖於當世名人靡不與交然其中或有以勢利相傾依阿取容賤態則避之惟恐不及故有斥余爲迂悲余爲執訕余爲怪妄而先生獨能諒余交久彌篤古今知己亦皆從不可一世中求之茲以文集屬序余又烏能已於言乎夫文以人重古今操觚家不可數計而得傳者必其特立獨行之士苟其人不

足稱卽幸而有文可傳取而讀者第見其言行相違奄奄氣盡勢必廢卷而唾之反不如不傳之爲愈也請觀斯世尙復有如先生其人者乎海內之士或有舉先生之文爲問者余當正告之曰且讀盡先生之書養成先生之氣然後再讀先生之文康熙甲戌夏季四日舊治年家教弟林雲銘頓首拜撰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台學統卷七十九

台學統卷八十

黃巖王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詞章之學二十七

敘事洪南沙先生若皐下

遺文本集其文一百七十七首筆記五十五則吏牘三十二首賦五篇玆錄其有關係者

條陳利弊疏順治十五年

爲欽奉上諭直陳興除利弊事竊臣若皐奉差管理通昌草廠及督收通昌稅課欽遵敕書禁飭包攬侵盜需索之弊日夕冰兢本月十八日奉堂劄准吏部咨欽奉上諭凡在京大小官員及京通各關各倉許直

陳各該衙門事宜應行應革利弊以憑採擇興除等因

仰見我　皇上闢門懸鞀之盛典夫有聞必告臣子誼

所當然況幸逢不諱之朝臣何敢緘默置利弊於不言

竊臣差見行事例業有成規不敢瀆陳惟是草廠外解

草束弊竇多端而河間府屬尤有不可勝言者臣謹爲

皇上備陳之按照戶部每年劄河西務關動稅銀六

千兩移解天津道轉發河間府景州交河靜海慶雲鹽

山吳橋寧津故城肅寧阜成東光十一州縣分派里民

每草一束先發部價一分共買草六十萬束起解臣衙

門及至掣批之後年終各州縣造册報戶部核算每束

照時價或三分或四分不等開銷各該州縣正項錢糧

此歷來舊例也夫以部價六千兩關移之道道發之府府發之州縣州縣發之里民經轉三四衙門其間漏卮於稱兌之高下中飽於吏胥之勒掯不可勝計其弊一也各州縣分派里民類以田畝多寡爲率田多者解草亦多田少者解草亦少故起解臣衙門時有數千束一批者有數百束一批者亦有數十束不及十束一批者則是里民照田畝起解其間得部價與未得部價均未可知其弊二也至年終造冊報部核銷每束時值或多或寡里民勢不能家喻戶曉且開銷本年正供錢糧其錢糧欠在民而扣除不徵乎抑徵在官而給還民間乎展轉不能清楚其弊三也不寧惟是河間府屬至通州

有六七百里者有四五百里二三百里者里民零星派解勢不能遠至數百里之外歷係攬棍兜收每束科派草價若干車價若干使用若干一束不派至四五分不止名為代買起解實係齎銀到通句串歇家積蠹負緣交納科十用一剝潤肥囊盈千累萬爭利仇訐惡風日熾此近日攬棍吳嘉慶積蠹曾元彌互相告發見奉本部題參未結可驗也竊照草廠雖職收外解實兼司召買故每年經收通昌稅銀悉給買草之用並無解部錢糧不足尚請大部發大庫銀及崇文門稅課湊買以臣愚見不如自順治十六年始將河西務鈔關銀兩徑發草廠部差自買通州咫尺京師時價耳目難掩如今年

草價極稱踴貴臣任內買過二百四十餘萬束報值每束不過貳分四釐三毫若以河間府屬六十萬三分四分價值較之則每歲上可省　朝廷正供一萬餘兩下可免河間十一州縣里民派解之累而地棍無所施其包攬之術侵盜需索之弊可悉除矣臣差一年更換臣在亥年四月差滿無有希冀染指之嫌故不避怨望據實直陳伏祈　皇上睿鑒　勅部議覆施行順治十五年九月二十九日奏十月十一日奉　旨該部確議具奏

遵　諭陳言疏　康熙三年

爲遵　諭陳言事竊臣若臯備員邊海分臯閩北奉督

撫遴委齎捧表章恭賀　皇上萬壽當隨朝臣拜揚舞蹈禮成已於三月二十五日　辭朝回任聞奉吏部傳奉　上諭凡入　賀諸臣遵照舊例許備陳地方利弊事宜以憑採擇此誠　聖王詢及芻蕘之盛心臣幸際闕門之昌會敢不矢叩　闕之微忱緣臣衙門駐劄福建福寧州　勅書開載兼管福州一府凡地方利弊生民休戚在督撫大臣有聞必告無俟微臣瀆陳惟是福寧邊海處閩極北與浙平陽交界東自分水西至漣江沿海七百餘里悉臣管轄順治十八年奉　旨沿海遷移三十里夫海氛猖獗　朝廷捐數十萬地丁之糧坐困逆醜小民即蕩析離居豈敢言瘁所苦界禁森嚴閩

海愚民多罹法網近督臣題報官兵在洋巡剿四案越界姦民張贊侯王龍等共三百七十二人俱蹈不赦之條究其情由不過偷取螞汪原作蝗非苔菜之屬以度朝夕律令煌煌法司詎敢失出小民詎不自愛身命一旦駢首受戮而不顧者雖由飢餓切於肌膚亦由當日遷移時未得其法耳臣鄉浙江台州浙之寧台溫亦奉遷移乃浙之報越界常少而閩之報越界獨多者以浙有木城而閩無木城以遮攔之故也臣上年從家鄉赴閩任路遵邊海而行自台至溫目擊沿邊一帶當遷遺時即將拆毀民房木料照界造作木城高三丈餘至海口要路復加一層二層縝密如城隍防兵於木城內或三里

或五里搭蓋茅厰看守以是海寇不得闌入姦民不得闌出法甚善也至閩則不然閩以邊路爲界路下近海者爲界外路上近山者爲界內當日遷移時凡路下之民居盡毀而路上不毀既遷之後凡路上之民越出路下卽爲越禁古云畫地爲牢義不敢入若今日之閩眞畫地爲界俾民義不敢出者也孰不知以路爲界民之住於路上而近路邊者簷溜之前卽爲界外夫細民勢不能不畜雞豚雞豚勢不能識界禁一旦越出路下人或從而追之塘兵遠瞭卽加以越界之罪況道路不無歧口旁徑之分行旅之人未諳路徑跬步失足防兵羣係纍之以越界論致於有司卽或得辨釋放而行橐衣

資已罄掠矣若愚民一旦爲飢餓所迫遠至沿海採取口食如張贊侯王龍輩之所爲者比比而是皆易於來往故也且既無木城遮攔則海寇之潛夜越入擄掠牲穀人口又不可問矣故今日爲閩計急宜以造木城爲先但閩民當百死一生之餘力窮財盡若復加以重役是益之斃耳臣查近奉部行閩海一帶五里造一墩十里造一臺置兵瞭望五十里造一大寨置兵百名以備追剿爲防邊之法誠爲至密但海寇之入多由暮夜墩臺之兵止能瞭晝不能瞭夜況一方有警墩報之臺臺報之寨待至官兵追剿海賊久已飽掠揚帆而去矣臣竊以爲不如移墩寨之役轉造木城夫民之勞一也得

免於彼而就於此則忘其勞益一墩之役部行高一丈六尺闊二丈二尺垛口砌築如城形計工不下五百工而土石磚灰之料不計臺之工三倍於墩寨之工十倍於墩如臣屬之白琳杯溪大梅小溜閩坑其五大寨部行方圓四十丈俱係高山之上每寨計工非二三萬不能完若移而造木城則平地之役易於高山土石灰磚之費與木料相等木城成仍照江浙之例于城內或三里或五里搭廠安兵防守如是則永無關出關入之虞於以杜寇氛全民命計莫善於此矣況遷界原奉 旨三十里闊以路為界遂有不及三十里遠過三十里及四十里者有之邊民屢向臣衙門控訴茲乘造木城之

時再加勻定俾愚民無不均之呼號更爲兩全之策也如果臣言可採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康熙三年四月初八日奏奉　旨該部議奏

復鮑匯亭太守書　南沙文集三

嚴下鄙人約處陋巷寂寂揚子之居荷車騎枉臨商及郡乘其始末已覼縷陳之未及踵拜遽辱手教懇懇以茲事見委某身居父母之邦事關文獻之大豈復有所遲難推諉於其際哉志者識也所以識其實而垂之遠也務審是非抉疑信庶可告無罪於後人稍有倒置則今日之非即將來之是今日之疑即將來之信匪可輕易屬筆昔人言註易難於註本草本草誤人誤在一時

易誤人誤在天下萬世夫志亦猶是也台志脩自明嘉靖丁巳至今一百八十餘年時遠事湮典籍莫考癸丑奉行通脩前高郡公愼選袍衿十人開館八閱月茫無頭緒是年冬某自都門歸里高公親彙諸稿過廬諄屬時迫於部限某家藏書頗多不辨朝昏就家蒐輯逾年寇起撫軍陳公請　旨暫停遂擱稿至今已經五載今公慨議脩舉詎非斯文之厚幸耶然府志之必憑縣志猶餅與罌之相資也罌竭而求其餅之注也必不能矣今某見在編纂臨志苦於事實無稽徧行徵求纖毫以待脫稿尚須時日寧天太雖有鈔本蹐駁不堪黃仙二邑尚未舉行來諭謂某或不暇爲應再請省會名賢相

助為之夫省會名賢豈鮮哉但文章之道詩賦策論命題即可隨意指揮若志書則必據本地事實夫夏殷異宜子丑殊建而杞宋無徵雖聖人亦苦於莫可如何今以將近二百年無可考證之事顧令遠屈名賢協力鑄壺斧構蜃樓縱有稷下之才千人辟易淮南之客一字千金誠恐無從措手耳今宜嚴檄黃仙二邑迅行造繳更藉寵靈曉示臨屬舊家子弟鄉里耆民或祖宗遺蹟或節孝殊蹤搜尋開報以便採輯完書俟六邑志底全具然後遴請各邑文行兼優薦紳每一二人庠士每三四人開館公同編集喜值停造之時未奉部催不妨寬以歲月耳目衆則是非自審考訂詳則疑信自抉是以

前人有經數十手而成一書者有經數十年而成一書者凡以慎重其事不敢輕信之一人迭期之一旦也來役守待報章卒亥奉荅容翌日造請面悉未既

復仇滄柱書　壬戌　南沙文集三

某久寓會城索居一室俗輩既不堪接談二三讀書學道君子又相隔遠甚或一月數月一過雖避囂來此寞終日煢煢如無所歸何幸獲接正人君子以理學名家時聆謦欬縱談今古竟日忘疲每接緒論之餘妙議高言表裏洞徹使人心腑洒然不啻執熱者之濯清風也拙集叢殘寡聞不自許可華翰下頒讀之惶赧先生素不肯以虛詞假人豈真有昌歜之嗜乎柳子厚曰受德

者不待成身而拜賜感知而已若某者詎足以當此哉某每讀古人書觀古人行事其才其分其理其勢恰當如此往往有過者有不及者有背理馳者有失時會者有漏事機者未嘗不廢卷而歎若姚江先生其過者也蘇子瞻言揚雄好爲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其法言太玄皆是也此子瞻覷破子雲病處不惟文章爲然卽人之行事亦如之姚江天姿才學百倍於人其視擒宸濠平思田等事全不費氣力謂人皆可容易能之卽能之不過與裴晉公韓魏公范文正公等輩而已不足奇也故特揭一良知之學上與子輿氏絜長比大此卽好爲艱深以文淺易之見殊不

知反被人覷破愚謂皆好勝之心所誤者以此也來示
力攻講學而不沒功業方足令姚江心服呂晚村并其
功業而掩之非平心之論也然晚村豈止沒其功業且
詬詈痛詆之靡所不至要之晚村唐突姚江適足當姚
江唐突朱子之報究竟姚江何傷於朱子而晚村亦何
傷於姚江各退處於不知量可耳若楊文忠之於世宗
前人謂定策時曾預期中宮以母子相待此說是也不
然以渠之學識詎不知興獻與濮議迥不相侔而以司
馬君實自誤耶律以文貞乃心口相擬度之詞過承推
許慚愧如何至某原不諳四聲見世之妃黃儷白翦錦
裁縉殊厭苦之集中一二皆平生所經歷之憂愉喜拂

偶觸於心而抒之筆譬俟蟲時鳥不擇音而鳴詩史之譽何足以當近日滇黔閩粵另有小紀容鈔謄並引纈於大匠之門擬登龍請益暑甚恐蹈礲礒之愆稍涼容趨晤以抒鑽仰

保台實績序　南沙文集四

漢龔少卿治渤海其息盜無他長大都謂潢池弄兵皆我赤子故言於朝曰濱海遐遠民困于飢寒而吏不卹宋虞雍公極知宋室上下輯和勢在必濟以書生視師采石手無寸兵收亡卒七千人勖勵諸將破敵兵四十餘萬斯兩人者咸至誠爲心蓄積素定后羿之視射其用志專也丈人之承蜩其操心一也志專心一然後可

以成大事定大難楊斗菴使君素懷仁慈惻怛之念適當干戈擾攘之時具宏濟艱難之才值盤根錯節之地其保我台邦隆功始末士民樹之豐碑余不文既詳而誌之矣茲不復贅姑且言其大者葢公之功所易及者在可歌可詠之事所不易及者在不見不聞之中當逆寇初張人心搖動平昔所爲剖符專城者咸相繼反戈羣無賴如蝟毛而起萑苻充塞山海閧枹鼓相聞在脅從輩則首鼠兩端人惴惴焉重足而立使將兵者吹疷索瘢猶捋虎而傅之翼也夫水方決隄漂石障其流而衝愈甚鳥才駭孰彈而招之其駭愈急故欲已衝而止駭莫若塞源而奠巢公則百計綢繆於寇未至之日多

方拊卹於寇臨城之時澹然無事於寇已退之秋用志獨苦操心特勞葢公所爲極難耳克敵以謀而權非我操破敵以力而兵非我有禦敵以備而民在可使不可使之交爰開誠布公以感之爰渥賞優惠以結之爰執法明義以服之殺不爲殘恩不爲煦用速能審用緩能密使悍者讋其氣而甘爲死黠者剖其私而樂爲用夫然後寓臂指相使於協和之將帥寓登陴擐甲於歡悅之軍心寓積餉備糈于未竭之民財寓高城深池於未盡之民力皆所謂不見不聞之功也今人往往張小爲大內弛外急口哆鬚張自謂能憂時謀國一有緩急則膽喪心寒紛紛議增兵增備一切取辦於不能自言之

夫婦其視公短長爲何如哉今日出我元元於湯火之中而登諸衽席雖黃童白叟婦人小子咸曰公之功詎思之不足則碑銘之碑銘之不足則紀載之是以復有保台實績之錄也召南國非古今所稱聖牧耶聽斷龍野沒身而民弗翦所茇國僑鄭之良大夫也田疇之歌煃然聲施下里詎公功烏庸是沒沒雖淵謀沈略江海無際然即是錄亦足覘公用志之苦操心之勞之萬一耳吾台阻山瀕海蘖芽爲戛若沈法興李子通孫恩方臘輩嘗釁起一隅延蔓數載當時辦賊諸賢如呂公劉公辛公各有紀略以垂於後以公之不踰年而斬根斷株措合境于磐石之安異日光昭史策將越諸公而上

之直與龔少卿虞雍公並峙而爲三矣

按府志晉元興元年臨海太守辛景破海寇孫恩唐武德二年沈法興陷臨海次年爲李子通所滅四年杜伏威執子通歸于唐宋宣和二年睦州方臘作亂仙居呂師囊應之進攻州城爲戶曹滕膺所敗然則辨賊諸賢當作辛公杜公滕公也且有紀略者惟滕公耳今云呂劉未詳

三台釆風詩序　南沙文集四

孔子刪詩定三百五篇惟荆楚吳越無詩按春秋年表杞宋蔡許滕辨莒邾小邾皆無詩不止楚吳越也越雖無詩斷竹續竹四言之祖按或云此兩言詩也今夕何夕兮五言之祖當膽不苦甘如飴令我釆

葛以作絲七言之祖且浙江之上臨水祖道大夫前曰皇天祐助前沈後揚及置酒文臺羣臣爲樂大夫前曰良臣集謀我王之德穆穆乎鹿鳴文王清廟之章則越不惟有風兼有雅有頌然越吟越謠大抵商聲居多異乎列國史記稱越王無彊爲楚所滅諸族子散亡濱于江南海上即台州是也台實爲越之東鄙沐天浴日之區佛記仙蹤神叢物怪鍾靈發聲其節苦異乎鄭衛之淫哇其氣幽異乎齊秦之夸蕩其思逸異乎唐魏之隘迫自唐項子遷從江東籍台開清奇雅正之派台人詩學遂顯宋則楊公濟與蘇子瞻唱和尊茶之篇膾炙人口陳叔倫七言名于當時爲曾南豐所賞鑒樓觀樓覺

友王昆金事玉峰陳質甯吳荊溪林逢吉戴復古楊樵石之詩往往見傳于世元則陳剛中馳名樂府潘省中劉與權黃星甫于佩遠咸卻輮元白睨駕郊島明則朱伯賢與宋景濂爲友其次劉伯溫感興之韻妙絕當時按伯溫青田人非台產也許廷慎有小杜之稱陶中立名聞淮海陶九成授徒吳中南村雜詠雲間祖爲先正方希直文章大家詩亦雄壯許士脩鋏中錚錚王叔潤天廚之珍自然適口張廷璧趙伯欽王原采謝方石皆剛毅英華無滽藻飾均彬彬先民之軌則也嘉隆以還風騷輩出自滋而降陵谷且異舟壑夜遷高曾在望箕裘莫紹詩學不講益非一日矣三韓匯亭鮑公守余台公餘之暇吟

詠不輟分題徵韻得都人士詩若干首集爲三台采風詩余受而讀之慨然曰台當戎馬蹂躪牢刺噍殺之際能使月露風雲攢花簇錦湧見尺幅之上殆抹童山而絢春花嘘死水而起秋涙耶公曰不然古之人十有三年學詩誦勺十五成童舞象以及歌雅歌頌歌商歌齊各有其宜孤桐片玉清也有市心焉其詩應之以俗朱弦疏越和也有爭心焉其詩應之以邪趙武有言武亦以觀諸子之志今亦將以觀台士之志耳余曰然試以詩言之三百篇也漢魏也六朝也三唐也四者而已今夫民之用黍粟急矣以錢貝臨之不免讓贏以金玉臨錢貝則金玉又贏矣以明珠和璧臨金玉則珠璧又贏

矣乃寄命則惟黍粟焉故以三唐視六朝則錢貝之於金玉也以六朝視漢魏則金玉之於明珠和璧也若三百篇則黍粟而已今以三台視三百篇則囷庾之鍾釜焉何也其節苦其氣幽其思逸猶存越吟越謠之遺風也在台士亦曰吾有先民之典刑在今日幸公爲之鐫彝其或趨於俗而還於淯磨礱其或趨於邪而歸於正以上追陳音之歌鄂君子晳之什采葛之頌異日太史采風於以貯十五國越風之未備則斯集卽以當束晳之補亡可也亟請梓而行之以問諸世

表忠譜序　南沙文集四

表忠譜者台州太守三韓匯亭鮑公爲吳越錢王而梓

也自唐末不兢延及五代海內分崩十國僭竊五十餘年之間禍結兵連吳有楊行密唐有李昪蜀有王建孟知祥漢有劉隱劉旻楚有馬殷閩有王審知南平有高季興咸改元稱號帝制自爲黠髡盜販袞冕窺莪阜隸臺輿刑章倒置淫昏暴戾殺人如刈草菅一傳再傳蜂目豺聲覆若敖之祀不則羿浞蒙澆被服彊圉流血塗夷當是時中國若梁若唐若晉若漢若周之主朝君暮寇上下相視如弁髦地醜德齊威令不行于境外迨宋興羣陰不散西蜀江南負其險阻河東百戰死守以抗積骸滿野灑血成池力屈勢窮自取滅族禍延無辜之民獨吳越武肅王錢鏐自唐乾符初崛起臨安始隸董

昌以二十卒破黃巢數千餘眾繼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昌迨昌稱帝叛唐遂誅昌而并有兩浙之地唐昭宗賜金書鐵券以旌其忠迨唐亡吳越遞奉五代年號貢獻不絕傳其子文穆王元瓘及孫忠獻王佐而佐之弟忠懿王俶遂以所管十三州歸宋按武肅自唐乾寧二年爲鎮海鎮東節度使至宋太平興國三年納土實王吳越八十四年始竭誠于唐中効順于五代卒輸忱于宋以忠始以忠終無非爲安息百姓計故終錢氏四世而兩浙之民不知兵革之苦以視吳楚閩蜀之輩阻兵安忍塗炭生靈其智愚賢否蓋不啻相什伯也夫有德於民天必祐之前五代蕭梁以不殺爲念故子孫八葉

宰相與唐世相終始而錢氏子孫終宋之世節鉞相望重珪疊組毋疑也獨是夏敦商彝不無代謝周鼎秦碑終于荒落而錢氏鐵券自唐昭宗四年歷宋淳化元豐兩進天子之廷（按宋淳化元年杭州守進呈仁宗登極霸州防禦使錢晦進呈元豐四年朝奉大夫錢藻進呈是元豐以前三進天子之廷矣）至明洪武二年葢已四百七十二年矣其十五孫尚德復進于朝明太祖勞之仍賜還世守當時劉誠意宋太史王待制諸名公卿各有歌贈以榮其事夫魏謩李彥芳守帶笏於五世之後古今稱以爲難而況皇朝寵貺錦襲緹封於十五世之後誠雲礽之盛事箕裘之絕蹟也然尚德爲台州人至今鐵券遺像遂爲錢氏子孫之在台州者世守焉昔趙清獻知

杭州爲錢氏奏立表忠觀今匯亭公知台州爲刻表忠譜追役先一轍趙公清風介節琴鶴自隨所在興起庠序表章先賢公秉玉壺之姿憐才重學創興義館搜輯遺文其德同其行事無不同也且公之爲錢氏計至深遠閶錂劵當宋末年其子孫因避亂曾失于官渭水者經五十六年迨元至順二年爲漁人所網獲尙德之父惟珪購得之元季明太祖大兵入台錢氏家廟悉燬而五王遺像暨手澤尙德之子用勤購得於營寨之中計洪武至今又三百一十年矣雖忠孝遺物鬼神呵持然入水不滅入火不燒豈堪多見茲付之剞劂氏庶雷澤之龍梭不虞雲雷延津之寶劍無憂風雨自此而百世

千世可也公之德可謂不朽矣目今滇蜀漸次平定
天子大告武成析圭剖符定元勳稽古典錢氏子孫并
奉斯集以獻俾天下四方知公之守台非復尋常吏治
之所爲也已

陳靖江先生傳 南沙文集五　按此文與先生所撰臨海縣志略同今節錄縣志於寒山傳後而錄此文於此

公諱函輝原名煒字木叔號寒山臨海人父三槐公以
名孝廉官廣州府司理賦性剛介覗苞苴餽遺事不啻
探湯母應氏誕公時夢天台寒山子至其家因自號小
寒山子云父早喪母織紝以佐讀弱冠日誦數千言鍵
戶郡城西雲峰山寺中博盡羣書文名冠浙士苕上沈

氏聞聲聘爲子弟師初到任達自喜主人訝之不給膏油繼晷公爲賦買油歌數千言傳於韓太史敬驚爲曠世逸才輒命駕造訪由是茗上士咸締交恐後在茗凡七載天啟丁卯薦于鄉登崇禎甲戌進士謁選授靖江令公曰分定之也余爲諸生讀書雲峰山寺曾夢坐靖江堂上及莅任因題夢江齋以志讖靖久闕解額公日以文章課督士子從而秋闈連獲雋科名與武江錫山埒皆公力也居官手不停編吏事十三吟詠十七署中蓄梓人數百指日有紀歲有述姬妾不離于側有馬季長風喜交遊大江南北諸名士坐上常滿旅進旅退半昧生平以是謗忌鋒起罷官歸治園林扁曰誰園日事

詩賦課女優歌舞以陶永日四方問字者趾相錯甲申聞闖變從郡大夫為位哭慟不能起丙戌大兵過江公於五月十三日作絕命六言詩十首自經于雲峰山寺所著有茗遊小寒山子詩砥越吟青未了寒香諸集悉散不傳子二人咸以能文名

洪若臯曰取義成仁槩不可望於文人孔光揚雄王儉褚淵彼非不欲死也所欲未甚耳寒山先生洽聞多材不矜細行而一旦死無媿生平是以君子取其重者大者

重建八忠祠碑記　南沙文集五

康熙甲寅三逆藩同時叛冬十月耿逆兵圍城越明年八月寇退郡守高公培司馬祖公進朝別駕王公大倫

他務未遑其謀重建明朝之八忠祠者按祠嘉靖時郡守羅僑所建祀建文死難八人其一爲寧海方正學先生先生殉難始末炳炳史冊不復贅次則葉先生惠仲臨海人建文時以知縣充史官修太祖實錄指燕師爲逆黨永樂元年論指斥夢不屈死之王先生叔英太平人（按時未分縣當云黃巖人）字元采官翰林修撰北兵起奉命募師廣德聞難沐浴具衣冠作絕命詞自經徐先生垕黃巖人字宗實官兵部右侍郎奉命招兵兩浙被逮不屈死之鄭先生華臨海人字思孝洪武進士行人謫東平州判官燕將朱能分兵東下州守貳皆走先生力疾出戰被擒罵賊而死盧先生原質寧海人官太常寺少卿少

從方先生游按盧原質乃正學表兄未嘗從游也召見不屈被殺鄭先生恕盧先生迥皆仙居人恕字本忠蕭縣知縣北將王聰攻城城陷死之迥字士恭官戶部左侍郎京師陷抗節不屈縛就刑長謳而死聞者悲焉當日祠堂位次不以官不以地不以死事之先後或論齒云按論齒則徐宗實年最長王元采盧希魯年皆長於正學此說非也祠初名忠節又名九忠益附東湖樵夫也續祀樵夫于湖亭故名八忠云或謂寧海林公嘉猷鄭公智按鄭名公智此脫一公字應附祀而不及豈以連坐而非死義故與茲不具論按林鄭今並祀稱十忠云祠舊址在龍顧山東久圮今重建于城隍山之麓堂僅三楹向巾子雙峰亂離後工匠寥落零修碎葺至丁巳告成置主迎牲立石

以誌其事諸公屬若皋爲記若皋不敢以不文辭曰嗟乎人即千載下聞忠臣之名未有不愛而敬聞姦臣之名未有不唾而詈者天地之性然也天爲民而立之君臣輔君而爲之治凡期以安定天下而止定天下莫大於三綱五常綱常不立則上下倒懸人心板蕩禍亂何時已故凡忠臣之死皆死三綱五常也彼姦佞之徒止知榮身保妻子不復顧及天下生民如晉世八王骨肉相殘王衍首營三窟迨身被賊擒俯首乞命卒死排牆之下中原因之陸沈唐末五代朝君暮讐馮道歷事四姓八君以勸進爲保富貴之符五十年生民塗炭此夫子深恨患得患失之鄙夫爲世害也明太祖得天下於

羣雄首禍余闕而誅危素誅當作貶其識見有大過人者一
傳而燕兵起李景隆輩忘君賣國金川不守篡逆之主
晏然而登天位天下幾不識三綱五常爲何物一時仗
節諸臣羣起而爭之愈爭愈殺愈殺愈勁益至骨肉已
盡形影都消其忠義之氣浩然忿然怒不少釋俾刑威
慘刻之夫智索計窮窮則悔悔則思躋地蹐天怛焉若
喪四顧天下無以容其身于是遷國都修文競武窮征
荒裔不敢一日自暇自逸迨至殉渝州之役曰吾本無
利于天下諸君子何自苦爲由是良心見而綱常之義
明天下羣知君臣上下之分不可蔑一傳再傳而下猶
而遷斷而續忘軀徇國甘死如飴之士接軫奮興孟賢

高煦寘鐇宸濠之屬姦僞憑陵不啻蜩螗留不敢躡斧側隙地二百七十餘年享天下無事之福者皆諸忠臣激憤之力而高祖當稱太祖或高帝培植之功深也今 國家設三藩於滇黔閩粵閒歲糜協餉數百萬四方已定議撤藩以省兵無非爲奠安生民計而羊勝伍被之徒身圖富貴賛鼓叛逆之夫兵連禍結藉令 國家出師無亞夫趙涉之忠城守乏張巡許遠之節則生民糜爛其何能已此諸公于寇退之後亟亟于祀八忠盖天地之性感觸而起豈偶然哉自是拜祠下者俾千百世知忠臣之可愛敬姦臣之可唾詈若此于以挽回人心養世道平康之福其所裨益誠非淺鮮云爾丁巳八月記

春秋滕薛杞三國降爵辨　南沙文集六

按滕侯爵隱公十一年書滕侯來朝桓公二年則書滕子來朝此侯降而子也終春秋皆稱子薛侯爵隱公十一年書薛侯來朝莊公十三年則書薛伯卒此侯降而伯也終春秋皆稱伯杞夏禹之後公羊以爲公爵濟川何氏以爲入春秋失公爵降而稱侯然桓公二年杞侯來朝公穀皆作紀程子曰杞爵非侯凡稱杞侯皆當作紀按此則杞在春秋實降伯莊公二十八年書杞伯來朝僖公二十三年書杞子卒伯又降而稱子也文公十二年復書杞伯來朝子又升而稱伯襄公二十九年復書杞子來盟伯又降子昭公二十四年復書杞伯郁釐

卒子又升伯終春秋皆稱伯三國稱爵不同據杜預於滕子來朝杞伯來朝下皆注爲時王所黜於杞子卒下注杞成公用夷禮貶稱子於文十二年杞伯來朝下注杞復稱伯舍夷禮也於杞子來盟下注書曰子賤之也賤其用夷也凡此皆爲仲尼所貶因左氏也其辭伯卒下則無注又趙氏匡曰滕杞辭皆齊桓公霸後降爵以從會位程子曰滕本侯爵後服屬於楚故降稱子沙隨程氏曰春秋時小國事大國其朝聘貢賦之多寡隨其爵之崇卑滕之事魯以侯禮見則所供者多以子禮見則所供者寡故甘自降於子諸說紛紛不一然春秋宗胡氏胡傳則專主於聖人貶爵之說於滕子來朝則以

吳興劉氏

為魯桓簒弒滕首朝之貶而稱子治其黨也於杞子卒則以爲夷不亂華成公變之貶而稱子存諸夏也餘則咸無傳文定雖泥於孟子春秋天子之事也一言然卽其說而衡之亦有礙不相通者如滕紀同朝桓也滕貶而紀無貶猶可强爲之詞曰紀懼齊而求魯爲之主志非朝桓也若滕與薛同降爵也滕治黨惡而薛則無傳將從何例乎至杞伯降子曰用夷禮餘升降不一咸無傳焉又用何禮乎得毋杞國之禮夷夏閒用聖人一一從而升降之乎予以爲夫子斷無擅降諸侯之爵之理也夫子從周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夫子甘自蹈乎夫春秋善善而惡惡是是而非非微言大義

炳如日星俾亂臣賊子懼便是天子之事豈區區在乎降位黜爵儼然以天子自命乎卽吳楚之僭越亦不過或以號舉示夷狄之之意未聞併其子爵而黜之也故朱子有言曰滕初書侯已而稱子解者謂桓公弒君之賊不合朝之故貶稱子然自此以後一向書子使聖人實惡其黨惡則當止貶其一身其子孫何罪一例貶之豈所謂惡惡止其身耶況當時大國滅典禮叛君父者多矣常稱公稱侯不貶而獨責備於小國何聖人畏强凌弱尊大抑小不公之甚然朱子辨非聖人貶黜之議則善矣但猶泥於程沙隨之說以爲因朝貢自降則非也夫貢賦一時之事爵位命之天子受之先祖豈肯甘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自降哉觀滕薛朝魯侚兩相爭長其不肯自貶損也亦明矣若以爲貢賦之故則杞之稱伯稱子展轉不一豈國土忽貧而忽富貢賦忽豐而忽儉乎然則云何曰爲時王所黜之說不可易也大抵杜預先文定八百餘年其去公穀諸儒較近必有所傳雖文定以爲使時王能黜陟諸侯春秋豈復作乎殊不知周室雖衰典刑猶在按史記晉曲沃武公伐晉侯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釐王王以武公爲晉君列爲諸侯按左傳莊公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即此由此觀之則其主之爵命猶行也按威烈王二十三年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安王十六年命田和爲諸侯則戰國之初周王之爵命猶行也況春秋乎朱文公又以爲就使能黜陟諸侯當時亦不止一滕之可

黜家氏又以爲王綱已頽陟者有之未聞其能黜也殊不知有陟則有黜大國不敢黜黜一二小國以示威柄之所在云胡不可是以趙氏稱齊桓霸後滕薛杞皆降號以從會位非無據也葢齊桓請命於天子而降之也何以知其然也按邾爲附庸之國例稱字故隱元年盟蔑桓十七年會趡皆稱字後數從齊桓尊周室齊桓爲之請命於天子進爵爲子列於諸侯故莊十六年書邾子克卒小邾子亦然莊五年書郳犂來來朝郳國也犂來名也夷狄之附庸例稱名後齊桓亦請命天子故僖七年書小邾子來朝是進爵請命知其降爵必請命也然則時王降爵之事經不書何也曰凡書者從彼國之

告也不告則魯史不載魯史不載夫子何從而書之卽如釐王命武公爲晉君此莊公十六年之事也經亦不載大國之陟尙不書又奚疑小國之黜不書乎予故以爲夫子斷無擅降侯爵之理也夫子從周者也因周之爵而爵之也是爲辨

王文成論 三首錄一 南沙文集六

或問曰王文成何如人也余對曰文成者方正學之功臣陸象山之敗子也何謂方正學之功臣平寧庶人是已明太祖具雄傑堅忍之資誅邪伐叛勦逆鋤姦立三綱正五常其振興天下也厲之以剛方之才作之以忠義之氣三十餘年一傳之于建文君以柔繼剛以寬濟

猛守成之令主也彼燕王者陰譎爲心險刻成性百戰攘奪而有之篡位之初羣天下人而痛絕之方正學以忠憤之懷激烈之氣視九死而如歸湛十族而不顧爭之于烈火揚湯之日猛虎暴嚳之時一時忠臣義士相繼蹈鼎鑊炮烙之刑極刳腹剝膚之毒妻孥沒辱于教坊姻親縲絏于犴獄連蔓誅戮千百成羣里族爲墟骨骸滿谷酷甚于殷辛虐逾于秦政殘害忠良之慘開闢以來未之有也彼蓋曰天下者吾家之天下也于人何與焉故以忠爲仇以德爲怨恣睢暴戾倒行逆施喪心病狂刑章錯亂孰不知社稷山河一家之傳授伊可攘也絕綱名義天下之公器此難紊也及燕巍然登大位

矣安然爲太平天子矣屈原之忠泯沒而無聞魏徵之才赫濯而加盛死者不可生存者逾于亡甚矣順與逆之理孰明也是與非之數孰晰也得與失之計孰優也利與害之較孰悉也榮與辱之辨孰分也遂至成祖末載孟賢擁戴趙王宣宗初年高煦稱兵樂安以至于武宗眞鐇之變方息宸濠之逆隨聞彼宸濠者固成祖示之的也燕資寧之師寧踐燕之迹六月之舉時相値也林華之偵謀相等也賴義之行張昺謝貴之役也閻順之告曾鳳韶徐輝祖之請也當其時外有李仕實畢眞劉朗之徒爲之羽翼內有錢寧張銳魏彬江彬之輩爲其腹心明招閔廿四淩十三吳十一之劇賊四出刼掠

而有司莫之問陰置姦徒死士于滄州淮陽河南山東之閒而地方莫之詰不軌之謀已踰一紀積威所刼震于四方士大夫雖在千里之外皆搖首閉目莫敢論其是非細民雖在幽僻之地亦吞聲拑舌不敢訴其冤抑迨李充嗣之飛章告變左順門之會集朝臣大小臣工咸觀望蹇默曾無一人敢正言宸濠反者嗟乎燕巳登天位天下羣不許其爲君寧方倡反形舉朝不敢斥其爲叛彼亦曰天下者彼家之天下也于我何與焉其時命將出師之舉未聞非有眞德五十萬三十萬之衆也南康九江之陷相繼非有濟淮三月五月之守也南京撫藩籬之隔北直皆倒戈之形武宗者非殿上之灰燼則

方外之衣鉢耳金川之鎖鑰自啟玉陛之拜舞隨揚新
主無仲父之仇舊臣鮮召忽之涕彼靖難之忠魂義魄
將何以復白于天下萬世哉惟天生方正學以定建文
之極隨生王文成以立正德之維惟文成所爲極難也
身奉勘處福建叛軍之役特馳驅寄旅之人耳喻才之
追襲急切然眉葉芳之夾攻訛言方熾方避死逃生之
不遑何暇定大難于奔走顛沛之時集大旅于搶攘危
疑之際況未奉巡撫江西之命則人非我屬未奉出師
討賊之詔則責非其任豈漫然奮不顧身之勇爲是萬
死不一生之舉哉惟文成以存心養性之躬當讀書學
爲聖賢時固已審天人之利鈍明邪正之禍福加以經

歷險阻備嘗艱難其所以動忍增益集智勇之全德厚
神聖之作用蓋有素矣故以忠憤激發四方之義氣識
力堅定遠近之人心致使守土文弱之官援旗枹鼓于
鋒鏑矢石之下而不懼列郡烏合之卒摧鋒陷陣于叢
威蓄銳之羣而不驚卒破堅城于旦夕擒元惡于俄頃
計出師以至滅賊僅一十四日耳人見其成功之速咸
謂天意之有歸不知其人事之綢繆深遠奇謀祕計有
鬼神所不及知上聖所不能料其要有四端焉一則宸
濠之方叛也平日陰養死士二萬餘人及所募四方武
藝驍勇力能拔樹排關者亦萬有餘徒舉事之日復驅
其護衛黨與并脅從之衆又六七萬人計日出師徑趨

南京謁陵以登大寶此時南都承平日久之際疾雷不及掩耳十萬之師所至若舉炎火以焫飛蓬覆滄海以沃焦炭耳文成計張疑兵于豐城以示欲攻之勢詐爲兩廣提督機密兵牌牽狼達官兵四十八萬至江西公幹又故張迎接京軍及各處官兵分道並進夾攻南昌移文備示先奉朝廷密旨又爲回覆李仕實劉養正內應及閔廿四淩十三投降書狀俱百計展轉達之于濠致濠遲疑淹留省城而不敢出者月餘而各處官兵因得號召聚集而鄰省之防鎮亦得嚴爲之備矣一則宸濠之既出也廣散金錢分遣官屬親暱各募兵從行帆檣蔽江衆號一十八萬方圍安慶而未下使文成當瞽

師樟樹之時引兵徑趨安慶則濠必反旆迎敵九江南康之賊合勢而撓其旁省城南昌之寇截後而斷其糧道則腹背受敵官兵必至焦爛惟驟集義旅之衆出之不意之路先搗其巢而破其穴使彼進無所依退無所據則十餘萬之衆有不戰成擒之勢矣一則方攻南昌之日也城中衆且數萬精悍亦不下萬餘食貨充積爲防甚嚴滚木灰瓶火砲機械之具無所不備使非潛謀妙略役不再舉則頓師堅城之下濠必回軍出死力以救援衆寡不敵内外合攻未有不僨敗者惟先破新舊墳廠之伏兵以寒城守之膽隨申一鼓二鼓三鼓之律以振作戰士之氣預備紙牌廣散城中諭以順逆禍福

之理潛招叛黨以散其眾謀出萬全呼噪齊進梯緪並登一鼓而七門不守矣一則既破南昌之後也使斂兵入城堅壁自固坐待宸濠之來則十餘萬之虜人爲仇敵兵勢衆盛氣燄辟易孤城方破人心未附四方援兵不能猝至雖使墨翟爲械無所用之惟率我已勝之銳師乘彼惰歸之急卒邀迎掩擊扼其咽而亢其氣彼師以驕出而以怒歸士心離阻衆將虞貳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攻瑕而堅者瑕也故一敗之黄家渡再敗之于八字腦至樵舍而遂成擒矣凡此皆本其忠君愛國之心發以至大至剛之氣展其集義明道之蘊以抒濟世安民之略使革除之陰霾暗霧至此爲天開日霽之光

革除之悲風慘雨至此爲如霆如雷之氣革除之妻孥嬰孩顛連係累至此爲嬪妃泣別赴火蹈水之形革除之鶚顧狠視佐命元勳至此爲太師國師繫頸面縛之象革除之關索嬰鐵毀肌斷肢至此爲浮尸壅江流血滿河之狀及濠之授擒而入南昌也觀望之衆軍民如堵歡呼之聲震于道路而濠顧城郭街衢行伍整肅而笑曰此我家事何勞費心如此嗟乎一何與降榻慰諭先生毋自苦之言同一家法而共一心法乎使成祖死而有知則必靦顏赧面于九泉之下愧恨當日舉事之非用心之錯而僥倖於一時之無文成其人者即死而無知天下萬世亦代爲靦顏赧面愧恨其當日舉事之

非用心之錯而僥倖于一時之無文成成其人者益至此
順與逆之理始明也是與非之數始晰也得與失之計
始定也利與害之較始判也榮與辱之辨始分也嗟乎
方正學恨不食李景隆之肉于前王文成亟欲表伍文
定之功于後兩人益有相觀而莫逆者耳余故不以文
成為武宗之功臣而以為方正學之功臣者此也

按次篇首言何謂陸象山之敗子講學是已未言象
山薄聞見尊德性之說當時學者以狂者進取視之
而已賢者之過日之而已初未嘗有所輕重損益于
彼也及文成起而謂陸氏得孔孟之正宗作鳴冤錄
以辨天下是朱非陸之謬至以今日之崇尚朱說與

孟子之時尊信楊墨等天下聞其說相與駭愕驚顧廹求及一傳及門之人終于背叛天下交攻而羣與爲敵是于朱子之學初無微傷日月之明而象山之說至此支離決裂有不可一日容于聖人之世者是文成宗象山適所以壞象山也予故不以文成爲朱子之敗子而以爲陸象山之敗子者此也三篇言文成之講學特一時好勝之心誤之耳初爲聰明所累忽然超悟而入神繼爲識見所拘不克舍己而從物過于自信不知已蹈于自欺果于求是不知已陷于文過此則文成講學之失也其論皆深中窾要以篇幅太長故節其要以示學者

遺詩（本集賦五篇詩五百首分爲二卷今從三台詩錄存詩六首又從本集錄三首以見一班）

酬施愚山少參見贈　丁巳

林棲鮮儔侶薄俗悵滯淫燕雀相追隨啁哳榆枋陰陽暉啟幽谷鸞鳥忽來臨葳蕤揚九苞貽我金石音遐韻追虞韶清哇叶羲琴歸昌久絕響岐山空遙岑伯牙蹈東海悲禽號平林洪波盪寂寞白雲杳深沈賞廢理無言微義莫與尋華星錯秋空熠火光難任牽率酬佳藻瓦礫媿瑤琳

田家

春曉村巷白覓食荷犂鋤今年杏花早蒲葉亦長舒老農驗天時力作知疾徐同路逢侶伴偕語多欷歔錯行

入南陌我田近西渠蚯蚓土中出飢烏倏淤𣿎丁少無人饁糗糒筐中儲歸來桑榆晚雞飛上茅廬入門謂稚子汲水澆園蔬今日牛辛苦芻草愼有餘明朝天宜雨急須事東畬

陰雨行 丙申春爲叛將馬信擄掠婦女而作三台詩錄脫四句文字亦有異同今參酌從之

陰雲陰雨沈沈伏黑頭烏烏白頭鵰徧向人家屋上啼閨中少婦吞聲哭昨夜海水潛呼鳴激濤翻浪突崩城百年離別倉皇際腸斷春風無限情腰間羽箭弓一韔黑鐵兜鍪金甲仗蛾眉忽帶九秋霜短刀霍霍橫相向長跪嗚咽淚雙垂牽衣掣裾不肯放一手輒抱上騂騮回頭骨肉莫能傍忉忉別別馬騰騑此身憑向何處歸

覆水不知離玉椀楊花無力傍人飛寶靨金鈿零落盡
孰向芳草拾殘褘撩亂鬢髮愁眉黛誰家街頭哭聲碎
千聲萬聲聲欲死爺孃叫女兒呼妹青絲白馬百十羣
談笑殺人如刈菜怯膽寒魂去不旋蹴躋倏忽到江邊
白水濺濺東流下帆席如雲海艛船杳杳家鄉永訣絕
生死前去徒顛連百折迴腸心咽哽日暮慘淡蒼煙景
此時紅顏問清流此時丹心照碧影璧碎珠沉無人收
蘭摧桂折等悠悠生長閨闥蘋蘩器蒲葦磐石幾綢繆
嗚呼我聞程氏女餓貍哮聲悲伏鼠婚緣未遂賊命殂
剖腸刳腹鍋中煮爾有身手一何懸皇天報復在須臾
我聞皇甫妻羌酋西入茶蒸黎罵賊口乾賊隨盡痕皮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食肉然其臍爾有身手莫誇勇皇天報復不旋踵

三台詩錄曰此爲丙申春叛將馬信下海擄掠婦女而作敘事目所親見故言之慘切如是起手從老杜哀王孫作奪胎中間千聲萬聲云云亦原本兵車行稍變面目沈激悲涕讀者不能終篇

游鍾山 庚子三月十五日

晴巒秀聳楚天西江際蘆花散遠隄聚寶峰陰春色淡落星岡畔白雲迷徑斜竹裏羣鶯囀寺靜門前一樹低欲識蓬萊今便是何須方外覓丹梯

京中言懷 癸丑

詎敢 清時炫不才門前車轍絕塵埃坐辭紅袖將軍

第行避青驄御史臺孤館夏長鴻信杳家園秋近菊花
開只今無論風濤便便買江頭一棹回

邀笛步 在青溪橋　庚子金陵十詠之一

古步龍吟截竹吹曲中龍去水遲遲商聲蕭瑟楓終冷
惟有秋風自得知

登嚴陵釣臺 壬辰夏

高臺跨深江六月風日寒蒼藤迷古徑磴道空中盤山
根無處所清影擎孤巒白雲翳暮景龍蛇互鬱蟠水天
但一氣焉辨七里灘俯視如欲睡勃窣足嬰跚嚬士冥
搜志登危媿尸餐豈曰仍故態須觀百丈竿躋攀意忽
遠悄然行路難

述懷丁巳

昔余羈京華志不恥邱壑徘徊十年餘歧路多錯愕短翮徒翾飛遠道將焉泊豈敢謝貲送皇仁矜劣薄離宮收杞梓良工精裁度雖有莊山金不買萊莒柞自媿惠子瓠空嘶懿公鶴肉瘤起如龜刀圭以爲錯顧此腹背毛循省宜剝落索居蓬蓽下牽拙欣有託言稅管寧田爲壽子平諾既笑東方戟亦哂子雲閣靜惟浹羣化徂生已昭灼被裘而負薪纓緌自相縛曳尾泥塗中詎對屠門嚼麋鹿習長林益不馴羈絡杜門清三徑耽時展戲謔流目玩落英屬耳聽鳴蘀閒覽古人書翰墨或閒作晚有五男兒大者年志學餘幼總癡頑懷抱均不惡

兩都時背誦六書記大略持此度餘年桑榆以取樂逢
生難並歡物外徒龍蠖春秀良已往秋場庶幾穫

贈鄭司直方伯有序

予官僉事五載丁未歲裁缺歸里逮丁內外艱永懷山
林無仕宦意然台僻壤也林下縉紳與居官無異不堪
棘且殆予自甲寅以後多寓杭越間至甲子冬困於久
羈歸里又不得有勸予入都補官者適鄭公司直官余
鄉寧台僉事階與予同極勸予歸備言不易仕狀予感
其言歸築室於山中又三載戊辰仍以林下難堪故北
上留維揚五閱月鄭公自乙丑遷秦中少參不三載至
江寧方伯時履任矣予適以他事過金陵會鄭公此時

爲鄭公者當不便復勸予歸即予亦當不喜鄭公復勸者乃鄭公竟復勸予歸在予不惟不敢不喜乃併感焉昔唐元次山爲監察御史党茂宗能大理評事曾以恬退勸次山及次山未離殿中而茂宗已受監察次山因作詩與茂宗以寓誚戲之意今予作詩特寫所以感之者敢云誚戲哉

古之少諸侯今之方面伯鄭公居此官心跡雙寂寞昔公官僉事與我同落魄仕隱雖殊途官銜亦太窄以今視昔者詎不霄壤隔昔公勸我歸公厲凌風翮我今伏榆枋公豈不我惜一旦高門開故人訪宦迹閽者通姓名仍前僉事客方伯位巍巍對我應踊躋緬想勸歸言

詎非言不擇公乃殊不然賓階方及席無以慰契闊仍
勸勿通籍不念我來因不顧我不憚豈期踐前言終始
顧不易公鬢雖尚蒼我頭亦未白葵藿傾太陽寧甘輒
蕭索我心公已知公心我已釋太華五千仞劈地森矛
戟旁起絕寸尋一出牛斗脊雷火覲盈貫炎隧非所格
維彼坻隤谿幽潛闇聲剗得意春綠柳失意冬青柏彼
此俱忘言斯理甚昭晰推茲以布措何事無肇畫江南
財賦地案牘如山積高閣置掩關從容解紛賾自古經
濟才孰非心所宅我今敷斯詞匪以展戲劇